

李煜传

田居俭 著

李煜传



【最新修订版】

林花谢了春红，
胭脂泪，留人醉，
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雨，
晚来风。自是人生长恨，
水长东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煜传 / 田居俭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6. 11
ISBN 7-80173-582-X

I. 李… II. 田… III. 李煜 (937~978) — 传记
IV. K827-4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4956 号

李煜传

作 者 田居俭
策划编辑 张超峰
责任编辑 王逸明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蓝空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980 16 开
22 印张 28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73-582-X/K · 079
定 价 29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赤子
燭
傳



田居儉 著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- 3 目 录
-
- 5 引 言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
-
- 15 第一章 三千里地山河
远离战乱的一方净土
-
- 57 第二章 花月正春风
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
-
- 103 第三章 留连光景惜朱颜
瑕瑜互见的伉俪情爱
-
- 139 第四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
懦怯庸弱的末代君主
-
- 191 第五章 鸦啼影乱天将暮
穷途末路的帝王生活
-
- 235 第六章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
国破家亡的最后三年
-

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273 | 尾 声 |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|
| 281 | 附录一 | 李煜词并历代学人论李煜 |
| 297 | 附录二 | 南唐大事编年 |
| 313 | 附录三 | 征引书目举要 |
| 321 | 初版跋 | |
| 322 | 再版后记 | |
| 327 | 再版重印絮语 | |
| 328 | 三版附言 | |
| 329 | 承教录 | |



引言
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


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

北宋开宝八年(公元975年)腊月末,古城金陵(今江苏南京)暗淡而阴冷的一天。

浓重低垂的乌云,像峰峦起伏的群山,沉甸甸地压在南唐紫禁城剥蚀的官墙上,压在宫殿鳞次栉比的黄琉璃瓦殿顶上,压在御花园颓圮的太湖石假山和御道两侧的古柏、古槐上。往日金碧辉煌、气象森严的皇宫,如今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、人去楼空的悲惨、凄凉景象。

远处,秦淮河与长江汇流处的宽阔水面上,寒风呼啸,不时地掀起阵阵波涛。一排排汹涌而来的雪浪花,犹如无数头张着血盆大口的恶狼,贪婪地吞噬着江岸的泥沙。迷蒙的细雨溶解着纷扬的雪花,重重叠叠地浸渍着江畔集结待发的数百艘各式载人和运物的木船。

从船桅高悬的五颜六色的牙旗,特别是绣有“曹”、“潘”大字的帅旗得知:这是一支班师凯旋、北上汴梁(今河南开封)“献俘阙下”的船队。

经过军中层层考核遴选出的五百精兵,在正副统帅曹彬、潘美的指挥下,剑拔弩张地分乘各船,监护着日前“肉袒降于军门”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(即李后主)和王公贵胄,以及宰相殷崇义(降宋后避讳宋太宗赵光义更姓易名汤悦)等朝廷重要官员,还有以李煜的娇妻小周后为首的众多后宫嫔妃。当然,更少不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。那满装金银细软、珠玉鼎彝、书画古玩、图籍经卷等贵重物品的



李煜传



箱笼,早已贴好封条,按着编号井然有序地堆放在载重船上。负责护卫李煜夫妇座船的是翰林副使郭守文,及其调遣的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卒,他们分别在首尾两舱轮流站哨。

蓦然,一组鲜艳夺目的信号旗升起在指挥船的桅杆顶端,各船相继吹响了呼应启航的号角。船工们闻声顿时忙碌起来:撤跳板,收铁锚,挂篷帆。密集的船只随即离开码头,在浩瀚的长江江面上依次排成三列纵队,迎着风涛向东驶去。南北两岸行进着长长的步骑兵警戒队伍。在渐去渐远的船队后面,撒下了女眷们肝肠寸断的哭泣声。

此刻,李煜在船舱中面南而立,着装格外引人注目:头上金丝编织的皇冠换成了寻常的布制幞头,身上绣龙的黄袍被素面的白衫所取代。他茫然若失地凝视着在霏霏雨雪中缓缓后退的六朝古都,直到那“虎踞龙盘”的石头城城垣上凹凸相间的雉堞模糊不清,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为止。

心头充满了无限惆怅的李煜,此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扮演着三国时期吴后主孙皓,以及南朝时期陈后主陈叔宝的悲剧角色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从皇帝到囚徒,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沉浮,历史安排得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!只是时间不同而已。

关于孙皓降晋和陈叔宝降隋的始末,李煜在少年时代面对青灯黄卷,悉心读史时就已熟知。《晋书·王濬传》、《陈书·后主本纪》叙述的那些史实,他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那是在他降宋的695年前,发生在建业(今江苏南京)的事情。西晋咸宁五年(公元279年),西晋司马氏集团在代魏灭蜀十多年以后,为了早日统一天下,又调动水陆兵马二十多万人分六路大举征吴,在东西千里边界线上多处出击。在此之前几年,益州刺史、龙骧将军王濬,就奉晋武帝司马炎之命,在巴山蜀水间督造战舰,操练水军。其船只规模之大,数量之多亘古罕见。每艘战船甲板长一百二十步,俨然一座小城,上起楼橹,开四出门,可容纳二千余人,还



可在甲板上面跑马。战船船首绘有猛禽怪兽图相，以镇“江神”。当时，船坞工匠砍凿木料溅下的碎片，就像飘飞的鹅毛大雪覆盖江面，并随着奔腾的江水漂向下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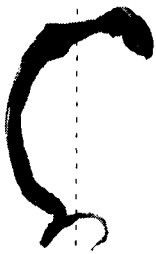
机智敏锐的吴国建平(今四川巫山)太守吾彦，居安思危，见微知著，他从江边捞起散发着新木清香的断片奏请孙皓厉兵秣马，尤其要加强要塞建平防务，以防晋军水师东进吞吴。吾彦强调：只要守住建平，晋军就不敢贸然入侵。可惜，玩物丧志的孙皓，对吾彦的报警奏疏当耳旁风，对大江上下枕戈待发的晋军掉以轻心。吴国以吾彦为代表的一些守城将领，怒于孙皓麻木不仁，只好擅自行动，指挥部下在长江险峻要害处架设横江铁锁，并于水下暗置高大的圆锥形铸铁，用以拦截或重创晋军战船。

不想，这一布防很快便被王濬安插的间谍探知，及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。

王濬接到司马炎出兵伐吴的诏令以后，立即率领七万水师配合各路步军沿江东下。他先以少数擅长踏波逐浪的士卒，驾驶数十张大型木筏在前清障开路。为了迷惑吴军，又在木筏上缚草为人，被甲执仗。木筏一旦遇到铁锥，便奋力冲击，或将其撞翻，或将其拖走。木筏之后，紧紧跟着大批战船，每只战船的船头，都架有长十余丈、粗数十围的火炬，里面灌满油脂。如果发现铁锁横江，便立刻点燃火炬，熊熊烈火瞬间就能把铁锁熔断，大批战船则可顺流鼓棹，乘风破浪，鱼贯前行。吴国沿江各城守军，见晋军水师船坚兵勇，锐不可挡，或落荒而逃，或献城投降，遂使王濬所部势如破竹，一路兵不血刃，攻克江陵，直逼建业。

山穷水尽的孙皓，面对狂澜既倒的败局一筹莫展，只好沿着城墙树起无数面白色降旗，并遣使出城向王濬呈递降表：

吴郡孙皓叩头死罪。昔汉室失御，九州幅裂，先人因时略有江南，遂阻山河，与魏乖隔。大晋龙兴，德覆四海，



暗劣偷安，未喻天命。至于今者，猥烦六军，銜盖露次，远临江渚。举国震惶，假息漏刻，敢缘天朝，含弘光大。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，委质请命。

待到王濬率部入城，孙皓又以亡国之礼，素车白马，“面缚舆榇”（即令人反绑自己双臂，徒步行进，另备斂尸用的白木棺材以示罪该当斩），带领王公贵族二十一人前往王濬大营请降。王濬奉司马炎之命，亲自为其解缚焚榇，押解西晋京师。接受“归命侯”的封号。随后又在建业“收其图籍，封其府库”，宣告了金陵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覆灭。正如五百年后晚唐诗人刘禹锡在其名篇《西塞山怀古》中所咏叹的：

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
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世间诸事，无独有偶。就在孙皓降晋310年后，古城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又上演了一出陈叔宝降隋的悲剧。两者的过程和某些情节，又出奇得几乎一模一样。

隋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正月初一，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后的第九个年头，乘长江以南的陈朝君臣欢度春节之机，以五十万大军从东西两线发起强大攻势。陈朝沿江守军将领频频向朝廷报警，执政的陈叔宝却恃建康江山险固不以为然，妄言“王气在此”，“彼何者为者耶”！佞臣孔范也盲目附和：“长江天堑，古以为阻隔南北，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？”君臣依然在宫中纵酒赋诗，寻欢作乐。

在此之前几年，杨坚为了对付以水战见长的陈军，命有“江神”美称的杨素在长江上游督造战船，大量木片顺江东流，漂浮到陈朝

境内江面。陈叔宝对此毫无警觉，照旧过着歌舞升平、醉生梦死的日子。

这个“生于深宫中，长于妇人手”的末代君主，自幼不懂创业艰辛，不知民间疾苦。即位之后，荒淫奢靡无以复加。他利用皇家聚敛的财物，不惜巨资，在众多的殿阁之外，兴建更加豪华的临春阁、结绮阁和望仙阁，阁高数丈，连接数十间。三阁的窗牖、壁带、悬楣、栏槛，均用檀香木制作，并以金玉装饰，珠翠点缀。外施珠帘，内置宝床、宝帐。阁内陈设的稀世珍品，近古未有。微风吹拂，香飘数里；旭日初照，光映后庭。阁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植以奇树，杂以花药。三阁竣工之后，陈叔宝自居临春阁，贵妃张丽华居结绮阁，贵嫔龚、孔二人居望仙阁。三阁之间，设有复道以相往来。

在这琼楼玉宇般的缥缈仙境中，陈叔宝与妃嫔、文臣学士们游宴于禁宫后庭，寄情诗酒，相互赠答。陈叔宝选其中赞美嫔妃姿色的艳词，亲自谱成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乐曲，令千余宫女分部演练酣唱，把军国大事置诸脑后，甚至有意将百官呈报的奏章，放在张贵妃的双膝上议决，遂使朝政混乱，天怒民怨。秘书监章华、傅縡冒杀身之祸，先后上疏警告息于政事的陈叔宝：“陛下即位，于今五年。不思先帝之艰难，不知天命不可畏。溺于嬖宠，惑于酒色。祠七庙而不出，拜三妃而临轩。老臣宿将，弃之草莽；谄佞谗邪；升之朝廷。”“今疆场日蹙，隋军压境，陛下如不改弦易张”，“恐东南王气，自斯而尽”。陈叔宝不辨忠奸，以怨报德，将二人一个赐死，一个命斩。

当隋朝大将韩擒虎、贺若弼率军强渡长江、兵临建康城下，陈朝守军连发奏报紧急求救，手足无措的陈叔宝吓得魂不守舍，竟不敢拆阅奏报，故作镇静，掩耳盗铃，塞到床下了事。等隋军破城冲入禁宫，陈叔宝慌不择路，带领张贵妃和孔贵嫔躲进后堂景阳殿的一眼枯井。隋军搜遍皇宫，不见陈叔宝的踪影。来到景阳井旁向井内连续喊话无人应答，隋军厉声以投石相威胁，陈叔宝被迫



呼叫留命。被隋军用轆轳将陈叔宝等三人从井内吊出，解往长安。落了个国破家亡、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。正如刘禹锡在《台城》诗中讽喻的：

台城六代竞豪华，结绮临春事最奢。
万户千门成野草，只缘一曲后庭花。

正当李煜悲古悼今，情不自胜的当儿，忽然有一股飘忽不定的江风扑进船舱，将一捧冰凉的雨雪抛向他那近似麻木的面颊。李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，头脑随即清醒起来。他赶紧收拢起在遥远历史年代里舒张的思想羽翼，又艰难地飞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。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变化，他愈加感到痛苦不堪和羞愧难言：祖父戎马一生，披坚执锐，逐鹿江淮，在扫荡群雄中创建的大唐江山，最后全部丧失在他这个不肖的子孙手中。他正是怀着这种有负于先帝含辛茹苦创业的内疚，在两天之前仓皇拜别奉祀祖先的太庙的。

南唐的太庙甚是简单，里面供奉的神主，除了那些用以“寻根觅祖”，充门面、夸荣耀、镇朝野的假冒者——诸如唐朝皇帝中出类拔萃的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、玄宗李隆基、宪宗李纯、宣宗李忱等序列以外，真正属于南唐亡故君主的只有两个灵位。第一个灵位是李煜的祖父李昪：灵牌上写着“唐烈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之位”，后面墙上悬挂着宫廷画家为这位开国元勋精心绘制的画像——头戴冕旒，身穿袞服，炯炯有神的刚毅目光中，透露着一派武将的气质。第二个灵位是李煜的父亲李璟：灵牌上写着“唐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之位”，灵牌后面的画像也是出自宫廷画家的手笔——眉清目秀，温文儒雅，着装不见冕旒、龙袍，只穿一领文臣的锦衣，显示着一派骚人墨客的风度。李煜就跪在列祖列宗的灵牌下面，伴着教坊乐工演奏的祭乐，率领李氏子弟哭诉失国的哀痛。

拜别太庙之后，教坊乐工又奏起哀怨伤别的《阳关三叠》为他送行，一些宫娥则如泣如诉地随着乐曲反复唱起了王维的《渭城曲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李煜望着这些自妙龄征选入宫，被葬送了青春、爱情以及人生一切权利和乐趣的宫娥，想到她们今后的处境会因江山易主，树倒鸟散而比白居易在《上阳白发人》中咏叹的宫女“惟向深宫望明月，东西四五百回圆”，“耿耿残灯照背影，萧萧暗雨打窗声”的处境更为凄惨。这种厄运，又正是由于他的牵累。想到这里，他的感情再也无法承受天理和良心的谴责，于是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又涌出两行愧悔的泪，模糊了他眼前的一切景物……

望着长江浩荡东去的流水，李煜绝望地在心中默想：与我同步成长的大唐，同我荣辱与共的金陵，你是我的生命和生活的起点，也是我的人生和事业的摇篮，我从呱呱坠地到“不惑”之年，同你朝夕相处了整整三十九个年头，如今却不得不忍痛分手了。今生何时才能与你重逢叙旧呢？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。只怕永远也不能再相见了！他想到这里，热泪夺眶而出，一字一咽地吟出了《破阵子》词：

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；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。几曾识干戈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！

晚唐诗人杜牧在其名篇《阿房宫赋》中总结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的秦朝，何以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的教训时精辟地指出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”亲爱的读者，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，一道回过身去，倒越时间和空间，追逐李煜的行踪走到千年以前，重新认识这个集词宗与君主、天才与庸才、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矛盾性格组合的人物，考察他一生中“薄命君王”的悲剧命运与“绝代才子”的美学追求、错综交织的历史吧！



第一章

三千里地山河